

# 阴霾尚未散 紫砂壶拍卖创天价

交价为 156.8 万元。

## 紫砂泥并不稀缺

之前为了保护紫砂矿,2004年宜兴市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宜兴紫砂保护和发展议案》,决定于2005年4月实施紫砂矿“禁采令”。“禁采令”实施后,市场上紫砂壶的价格开始加速上升,更有炒家不断宣称紫砂原料已经枯竭,从而提高紫砂壶的价格。

上海天山茶城经营紫砂壶的杨女士告诉记者,业内人士都知道,宜兴的紫砂矿并没有枯竭,即使禁止采矿,绝大多数紫砂工艺师都有储存紫砂的习惯,对市场而言紫砂泥并不匮乏。“我们去宜兴进货的时候就能看见,那些紫砂工艺师的工作室仓库储存了大量的紫砂原料。”杨女士说。

她告诉记者,紫砂原料的价格其实并不很贵,贵的是紫砂壶作为一种工艺品,凝聚了紫砂工



艺大师的艺术创作,蕴含了一种传承的文化韵味。“即使别的地方出产紫砂,但是当地没有紫砂工艺大师也是白搭,所以市场上宣称宜兴才出产纯正的紫砂工艺品不无道理。”

## 低端壶多为“化工壶”

“一些低端的紫砂壶,特别是商场中出售的整套一两百元的紫

砂壶茶具,还有一些旅游景点旁的所谓紫砂壶茶具店,绝大多数出售的都是化工原料壶。”北京马连道市场的一位福建店主告诉记者,“目前紫砂壶市场确实存在一些化工壶,如果不懂紫砂壶很可能就会买到这样的壶,而懂行的收藏人士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所以我们经营品质好的紫砂壶,并没有受到所谓危机的冲击。”

紫砂矿土,是一种含有铁质

的黏土质粉砂岩,有紫泥、绿泥、红泥三种,而市场上的紫砂壶颜色多样,并不一定是添加有毒化工原料的结果。

记者在上海的天山茶城,见到了收藏紫砂壶的金先生,平时有空闲的时候,金先生时常到茶城闲逛,一来为自己收集不同的紫砂壶,二来和店主们混熟了,可以将自己想出手的紫砂壶放到店里寄卖。

当被问及“紫砂煲造假”事件是否会影响到他收藏紫砂壶时,金先生说,广东电器厂做假的紫砂煲,打着宜兴紫砂的名头去欺骗消费者,那不是宜兴紫砂壶本身的问题,所以对紫砂壶的收藏构不成太大影响。当然宜兴紫砂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如添加化工原料、代工壶等问题,这是紫砂壶收藏人士在收藏中需努力辨别的,也是让普通消费者或者入门藏家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摘自《华夏时报》季小舟/文)

# 砚台收藏 别出新意

砚台为文房四宝之一,历来为中国文人收藏首选,虽然现在砚台淡出人们日常生活,而其收藏价值仍别出新意。

“四大名砚”历来为砚台收藏重点,包括唐代出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晚唐出产自安徽婺源歙砚,东晋产自山西绛州的澄泥砚和宋代出产于甘肃临潭的洮河砚。此外,来自松花江的玉石砚、山东淄博的红丝砚等也是收藏投资人追捧的对象。

在深圳市举办的“中国文房四宝精粹博览”上,专营文房四宝的刘女士介绍,来该店寻砚者以送礼居多。原因很简单:因砚台上的图案、边上或底部的铭文具有典型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再加上砚台逐渐由实用转向观赏,风格从古朴渐趋华丽,制作也极为考究的特点,使其成为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作为礼品送人,既得体又大方,更彰显文化气息。“3000元左右的端砚,再加一个镇纸,买家就很满意”。

刘女士表示,砚台的收藏投资,懂行是非常重要的,好的眼光往往会带来意外的回报。一是看砚台的材质、工艺、品相、铭文等;二是用手抚摸砚台,感觉是否滑润细腻。滑润者,石质好,粗糙者,石质就差;三是用手指托住砚台,手指轻击之,侧耳听其声音,如果是端砚,以木声为佳,瓦声次之,金声为下。如果是歙砚,以声音清脆为好;四是洗,指的是把砚台上的墨痕洗掉,还其本来面目,这样更容易看清砚台是否损伤或修理过的痕迹。注意补过的地方颜色与砚的原色有很大的差异;五是掂,就是掂一下砚台的分量,同样大小的歙砚,重者好,轻者次之。如果市民有意进行砚台收藏,就不妨多读些关于砚台的著作,如米芾的《砚史》、吴兰修的《端溪砚史》、宋人唐积德的《歙州砚谱》等,可使收藏者多一双慧眼,长一份见识。

(摘自《深圳特区报》沈勇/文)

# 曹操也是 翡翠发烧友

近期,曹操墓葬中公布发现价值千万的冰种翡翠珠,让翡翠的年纪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传世翡翠”当代传人马崇仁先生激动万分地表示,翡翠在中国的历史至少已有3000年,曹操墓翡翠珠的价值不仅在于它通透水润的冰种质地,更在于它将翡翠年代的实物证明又向前推进了两千年。

在马老眼中,翠件无论价值高低,每一件藏品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翡翠文化,是无价之宝,记载着中华民族各时期的玉石文化。

近日正在挖掘中的曹操墓高陵2号墓中出土一枚“翡翠珠”,珠子呈椭圆形,直径2厘米左右,无色透明,玻璃种、质地清澈细腻温润,触手光滑无比,在灯光的映射下惊艳无双,是翡翠中的极品。据报道,这颗珠子是曹操下葬时随葬物品,价值千万。马老表示这颗翠珠的价值将翡翠的历史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曹操原来也是翡翠“发烧友”。

(摘自《扬子晚报》徐伟 孔小平/文)

## 藏家故事

### 车模收藏狂人 老蔡的教子经

凭借10多年“骨灰级”的玩车功力,蔡葵玩出个有几千辆藏车的“车模博物馆”,展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微缩版“汽车发展史”。而去年刚大学毕业的儿子蔡哲就钟情“改装”车模,并选择留在爸爸的车模店帮忙。他的目标是超越老爸藏车的数量,并把车模店开成连锁规模。

蔡葵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老广,上世纪80年代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从1991年开始狂热收藏汽车模型,如今他已有长达19年的汽车模型收藏生涯,有2000多部真车模型,他的车模藏品中有90%在现在的市面上已买不到了。在“藏车”界,他素有“中国车模第一人”的雅号。

儿子蔡哲今年才24岁,从小就在老爸的“藏车堆”中长大,小时候他的房间一半是车模仓库,另一半放睡床,经常抱着爸爸几千元一架的极品车模入睡。很小的时候以为车模都是些破玩具,直到初中才发现这些“小玩伴”件件都是很多男孩趋之若鹜的宝贝,便和老爸一样着了魔似地一头扎进车模收藏中,直至不能自拔。

发现了儿子和自己有共同爱好,蔡葵不但没有因为怕儿子学习分神打压,还经常向儿子介绍他收藏宝贝的发展史而寓教于乐。“玩也要玩得有创意、有深度!”蔡葵经常鼓励儿子思考怎样玩才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收获和快乐。

### 引导儿子的兴趣

“小朋友有强烈追求兴趣的动力,才有强烈自我实现的需求。”蔡葵有独特的教子经,他说,一味打压孩子的兴趣,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家长引导得当,给孩子发展兴趣的空间,兴趣将会成为孩子成长的动力。

蔡葵回想起十几年前送给儿子的第一份最贵的生日礼物是一部精致的全自动玩具“塔吊机”,第二日儿子竟然就把玩具全部零件拆散,蔡葵当时忍住了心中怒火看看儿子到底想“搞边科”,谁知几天后,儿子竟把玩具砌回原形,并改装成手动版的玩具。自那以后,儿子就特别喜欢钻研玩具的构造,后来还把“改装车模”玩得有模有样。

### 父亲节的惊喜

今年的父亲节,蔡葵收到了一辆迄今为止他认为最珍贵的车模。重新内外喷漆,贴上迷你贴纸,装上量身定造的防撞栏、行李架和车轮……虽然这辆丰田吉普的车模只值几十元,但经过他儿子一个多星期精心地改装后,它已变成蔡葵买的第一部越野爱车的模型。

“这部车是爸爸的第一部车,今年爸爸也第一次参加越野比赛获得名次,这部车模型对爸爸意义很大。”儿子蔡哲说。收到儿子这份特别的礼物,蔡葵爱不释手地拿在掌心反复把玩,久久不忍离手。

(摘自《新快报》)

# 游资潜入收藏界 一瓶茅台值套房

在6月19日晚歌德拍卖中国名酒专场中,一瓶1959年车轮牌茅台以103万天价拍出。这意味着,继今年老猴票拍破百万之后,陈茅台拍卖价也进入到“价值一套房产”的民间收藏品行列。

## 12万起拍 103万成交

自拍卖开始,原封原包的1959年的车轮牌茅台就成为全场焦点。从12万元起拍,迅速飙升至60万以上,两路买家穷追不舍,最终以92万元落锤,加上佣金,400克的茅台最终以103万成交。

除103万天价外,同场竞拍的其他陈茅台也纷纷拍出了高价。“文革”时期特有的1967年“葵花牌”,以18.5万成交;一箱(12瓶)出产于1988年的茅台,带有原箱原盒和原装箱单,最终以25.7万成交。年份最近的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特别制作的收藏版茅台(带收藏证书和酒厂

董事长签名),1万起拍至5.1万成交。

## 白酒拍卖价坐上过山车

和猴票半年时间疯涨一倍的情形一样,以茅台为代表的白酒也坐上短期暴涨的过山车。就在今年3月,荣宝斋拍卖会上,1959年的陈茅台拍出了25万元的价格,已经令人咋舌。时隔3个月,这个价格涨了近4倍。

酒类收藏专家告诉记者,白酒收藏热是从洋酒收藏热蔓延而来的,相比洋酒,白酒符合国内的收藏喜好,一些国内的投资客已将眼光转向白酒。高端白酒年溢价率为5%至25%,茅台几乎成为硬通货。

目前,在白酒市场,五粮液、泸州老窖都是收藏级白酒中升值潜力较快的,但茅台定价却一直是最高的。

## 民间收藏白酒变现难

收藏,本身是以个人兴趣为基础的。但目前,收藏和投资以及暴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股市衰微、楼市不振的局势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此次拍出高价的白酒都是保存完好,酒液几乎没有蒸发的优质藏品。而个人对几十年陈酿的茅台酒大量存储有很大难度。

此外,白酒变现的渠道目前并不通畅。很多有条件储藏高档白酒的购买者仅仅是为了收藏,这部分人并不会急于变现。另外,比如10年以内的白酒很多酒厂可以鉴定,但10年以上的非要专家级人物才能鉴定。因此,很多拍卖公司更希望酒类藏品的提供者能保留当时的购买凭证。但事实上,高档白酒几乎用于礼品市场,个人很难拿出一个完整的购买凭证。

## 别让浮躁的泡沫迷了眼

收藏,本身是以个人兴趣为基础的。但目前,收藏和投资以及暴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股市衰微、楼市不振的局势

# 收藏寿山冻石要以貌取“石”

就目前的国内拍卖市场来看,杜陵、芙蓉、荔枝、高山四个品种的寿山石,是升值较快的品种。而以上四类寿山石的成交行情不如坑头石活跃,坑头石也就是俗语中的冻石。在2010年的奇石拍卖会与交易会上,坑头石的交易量大约是田黄石的1-2倍,远远高于杜陵、芙蓉石。在上海、广东的奇石收藏者中,已独立辟出了一群专门收藏坑头石的队伍。坑头石的升值速度不一而足,差距较大,重量大、质地佳的坑头石一年升值成倍,甚至超过了田黄石,而重量小、质地一般的,平均每年升值10%。

而善伯、汶洋两类寿山石在市场上“出镜率”很低,价格虽走高,幅度并不明显。而花坑、大山等几类寿山石,价格与几年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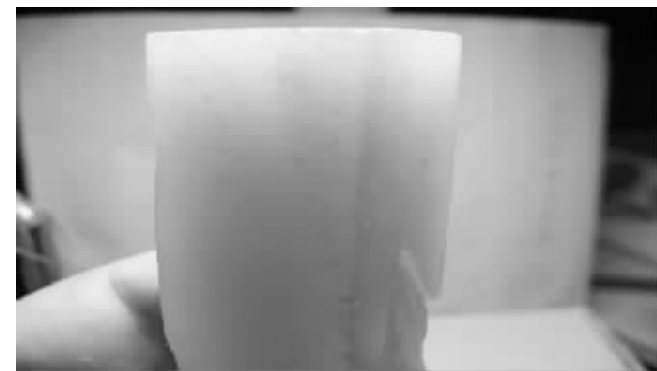
比,变化不算大。为什么有的寿山石飞黄腾达,有的却少人问津呢?外形特点是决定奇石收藏价值的重要因素。比如坑头石,外形类似果冻,纹理如凝胶,具有半透明特点,触感光滑如玉,视觉效果非常好,受到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坑头石为什么能特别受追捧,还与石材的颜色、品种是否丰富有关。坑头石一共有十多个小品种,常见的有桃花冻石、天蓝冻石,高品质的有水晶冻石,稀缺的有鱼脑冻石、环冻石。

## 收藏建议

太过冷僻品种不太适合介入

普通藏家收藏奇石,而今该



从何入手呢?业内人士认为“以貌取石”较好。作为初学者,很难有途径收藏到稀有的石种,不如从外形方面入手,收藏到具有观赏陈列价值的寿山石。

广地珠宝的贤贤彪主任认为,坑头石中的桃花冻石、天蓝冻石色泽美观、质地如玉,且具有悠久的收藏传统,宋代以来就

多次被官廷的能工巧匠雕琢成装饰品,加上交易活跃,是目前比较适合藏家介入的品种。

除此外,水洞石不仅外形美观,矿产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价格略高,但较田黄石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也是比较有潜力的品种。另外,太过冷僻品种不太适合介入。(摘自《广西日报》)

# “专家”搅局 百姓被“蒙”概率大

经过两三年的沉寂之后,收藏热今年再次在全国各大城市里抬头。6月20日,杭州岳王艺术城邀请了全国知名的几位鉴宝专家王立军、高阿申、黄鼎等为市民进行公益鉴宝活动,结果几百个号子在上午半小时内就被一抢而光了。

虽然收藏市场急速升温,但前来参加活动的文化部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主任王立军表示:其实目前并不是普通市民介入收藏的好时机,因为目前古玩市场上的真货已经“非常稀有”,再加上很多所谓的“专家”从中“搅局”,老百姓被“蒙”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记者在活动结束后对王立军进行了采访。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现在老百

姓能买到真货的概率很低?

王立军:收藏热起源于大概10年前,当时许多媒体都创办了不少收藏类的节目,但节目的主旨并不是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价格上。导致许多老百姓认为收藏可以轻易发财,快速致富。几年来,我们走进了全国近50座城市,为近20万的人鉴定了近60万件藏品,约50万件是赝品,有的还是低档仿品。

记者:那么收藏市场上假货泛滥到什么地步呢?

王立军:可以说,现在文物制假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从制造到最后的营销环节,手段无奇不有,假如中国的收藏市场大军是7000万,那么假文物的数量肯定就是几

亿件了。就拿青铜器来说,最多最常用的就是利用三氯化铁、盐酸、硫酸等化学原料对一件当代普通铜器进行化学腐蚀、变色,令其变成几个世纪前的模样。

更绝的造假出现在营销环节。有一次一个文物贩子约我去深圳看一幅字画,告诉我这是一个国民党高官逃离大陆时留给老婆的。我到深圳一看,还真有那么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很得体,说起解放前的事也头头是道。当我发现字画有假后,就质问那个文物贩子。他倒也爽快,告诉我老太太就是他请来的演员,专门扮演国民党高官的遗孀。

记者:老百姓自己没有鉴定能力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老百姓对专家好像也不是很信任,这是为什

么呢?

王立军:不了解我国鉴定队伍情况的人,有了藏品,往往会去找“三大”。所谓“三大”就是:单位大,年龄大,名气大。实际上“三大”听起来好听,用起来麻烦,他们经常走眼。博物馆里的一些研究员,不能常到市场去明查暗访,明知道艺术品市场造假成风,可是心有余力不足,了解掌握真品和赝品之间的微妙区别,仅凭过去头脑中的“标理”概念,去为老百姓做鉴定,自然会出错。

根据我的经验,目前收藏市场有四类专家在给大家添乱。“理论型专家”,文物知识很丰厚,但“眼力”不行,看不准;“老好人专家”,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好好好”,全是真的;“极左专家”,则宁错杀不

放过,一律否定;“腐败型专家”,不但“眼力”不行,人品更不好,只要给钱就开证书,还明码标价。

记者:那老百姓是不是只能对收藏市场敬而远之呢?

王立军:倒也未必,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得多学习多实践,一开始买到假东西是正常的,我的收藏之路也是从买假货开始的,但不要一开始就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真东西。

另外我给收藏者三个建议:一、绝对不要相信地点,荒山老林中都会出现赝品;二、绝对不要相信人物,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也会捧着假货让你买;三、绝对不要相信故事,有的人故事讲得不下于电视剧。

(摘自《钱江晚报》叶涵/文)